痴

高一（2）班 林婷

初冬，寒风凛冽。伫立涓涓细流旁，思绪随江水飘流。这无尽的江水，依稀是我对文学的痴梦，不知去向，却又从不间断。

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知否，知否，却道海棠依旧。”一幅女子伫立窗边，似有忧愁般眺望远方的画面骤然出现在眼前，这个温婉尔雅的女子——李清照，将我带入古诗的天地，领入文学的痴梦中。因为迷恋一抹花香，开始疯狂搜寻有关花的诗句。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让我依稀瞧见李清照刹那划过脸庞的悲伤；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让我依稀透彻龚自珍无所畏惧的情怀；“北风卷地白草折”让我依稀感伤岑参送别友人的依依不舍……对于古诗的痴心，大概是文学痴梦的开端，本着初衷，随江水飘流。

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在我看来，是不无道理的。喜欢久久沉浸于书中，随故事的跌宕起伏或喜或悲；喜欢与书中主人公心灵对话，将主人公形象与身边好友对号入座；喜欢仿着书中的华丽辞藻，将其收入自己囊中……曾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悄然翻开一本新书——《家》，被巴金笔下清末时期追求自由的男女青年所打动，幻想着自己伫立在清末的街头，幻想着自己也与书中主人公进行激进的革命运动，幻想着自己若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子命运又将如何。对书籍如饥似渴地啃食着，痴痴幻想着，不知不觉竟是半夜三点钟。抬头仰望，大失所望，可惜我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啊。对于书籍的痴心，便是一步步积攒起来的，本着热爱，随江水飘流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不错的，对于书籍和古诗的日积月累，致使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吐露——写作。最初，热衷于将只言片语结合成一大段美文的我爱上了写散文，喜欢寄心于落叶，喜欢陶醉于枯舟，喜欢嬉戏于风雨间。久而久之，却也厌倦了自己颓废地无病呻吟般的散文，渴望将对生活的感悟、对人生的体会融于景物之中。行云流水间，心却空荡荡的，依稀无力飘零的枯叶般瘫在地上。这样游离于散文空荡时期持续了将近半年，直至我找到一种新的文体——小说。

写小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。热衷于塑造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，将身边人虚化，写入自己的故事中。曾和几个对写小说有浓厚兴趣的朋友以故事接龙的形式，日复一日的，写完了三本自创小说，满意地将牛皮纸封面的“作品”关上，心中充实万分。这下终于懂得了散文使我心空的原因——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一向喜欢有话直说，喜欢天马行空的我终于在小说的世界里找到了归宿。对于创作的痴迷，便是泉涌而出积蓄已久的文学底蕴，本着疯狂，随江水飘流。

人生漫漫长路，殊不知哪一个路口又会对哪样东西感兴趣。但对于古诗的初衷，对书籍的热爱，对创作的疯狂却是发自内心、深入骨髓的痴，依稀是一种慰藉，一个灵魂伴侣，一份温暖。

初春，暖风迎面。